栖真館集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四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策

問　國家東防夷北備虜搢紳宵衣旰食憂勞廟廊韜鈐擐甲枕戈致命邊鄙顧南北機宜同與否與議者謂倭夷善用長刀斫截常用取勝南人畏之胡虜之來如烟如蟻多而不畏死難可如何今欲折夷人長技力挫其鋒制胡虜死命力殲其衆

寧無其道與又方東地勢險隘難以馳驅而時或有阻山塹之虞北邊地形平坦易於追逐而亦恒苦無嚴城堅壘之限茲欲各坐制形勝無爲敵谷兵采挾何術而可又東恃水戰北恃陸戰夫水與陸者我與敵之所共也必勝長策且復安在爾諸生東土人不荷戈東營必提劍西嘯東恬鯨浪北熄狼烽胸中當籌之熟矣願悉心以告我我將循是以得今之頗牧劉岳也

夫兵者梲也梲猶圓也梲勿圓則膠固蹶盭拘攣

行立見顛躓故以槪語兵起伏闔闢險巇危
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發蹤爲命風雨鬼神手不及
搏目不及瞬倏忽殊狀跬步異轍子不能得之父
弟不能得之師法傳之書泥書則拘妙會之心師
心則敗有識掩千夫之雄而提戈而前立邑無主
論倒秋濤之峽而用之對壘怯如孤豚故兵非沉
朗神智偉杰不能用也審乎此可得稍究南夷北
虜用兵方略矣請敬爲執事仰敷之夫南夷之與
北虜其事勢無迥異東南島夷隔絕溟漲浮船乘

潮小不戒於風波輙葬鯨鯢之腹其來有時其數有限歟其人凶獷狡黠飄忽嗷急善用長刀所戳所向無前西北胡虜距塞下甚近鼓譟長驅朝發夕抵其聚如烟其來如蟻日落沙昏咫尺不辨但聞人馬之声獨其人稍騃憨癡笨喜人怒獸無深長智計崇其多而無知閔不畏死奮焉血戰斷浮洋下開復合我軍多所顧惜怔忪貪生以貪生之衆嬰不畏死之虜勢必無幸而胡馬又遁不可近中國之騎射能當也東南地形多溪山險隘護

篁箐菁茹磊砢道欲馳逐則阻澗道稍不容則墮阬塹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西北朔野寬衍平坦一望千里馬跑塵起飛鞚突騎疾于流星涉河灘莽徒步可越泥垣土堡絕無堅城雲合務涌之衆禦之難不難乎東方多舟師習水戰我軍艨艟舳艫恒鱗次櫛比橫海蔽江而夷人不能多具舟楫䑼舸小舠出沒波浪我以巨艦直衝之可立致覆溺是東南之所恃者水戰也北方平原曠野可騎可步長戟短兵互相犄角彼敗而我追亡逐北

固如建瓴我邦而彼乘勝長驅亦如破竹是西北之所事者惟陸戰也夫倭夷善以長刀取勝我欲挫之惟用長鎗若所謂稍竹筤筅者彼以長刀截殺我以鎗稍制之彼刀未及加而我鎗稍已先及我衆彼寡即如以十稍制一刀鮮不摧拉而東方溪山深紆篁蘆蔽蓊制勝長策莫如設伏自古善用兵者多以伏勝東方地形尤便藏埋兩軍相交我佯北引之追逐伏忽起闌出其後而我乃回軍擊之前後夾攻首尾不救不盡覆沒之不止肅梁

性不畏死我欲殲之惟用砲石若所謂佛郎機鳥嘴銃者虜騎一望烟沙無數箭不勝射兵不勝斫獨火桄砲石齊舉競發可以創衂虜心而北方地勢寬行闊坡坦平欲無奔北莫如嚴督陣自古精兵律者多以嚴勝北地易奔北尤宜防督大軍在前督陣在後一夫回戈必斬無赦兵知必死有畢命而前寧進生一尺無退死一寸如是虜雖強必衂東南非無陸戰水戰爲多方夷艘在洋我急以舟師擣之必可得志遲令登陸便費枝梧西北既無

舟師惟有陸戰我必出死命制之方可奏功一懷覬望並見狼狽由斯以譚夷虜情實南北槩宜各有攸當神明變化弗可膠也雖然選將練兵防危慮患南北急務均耳今島夷戢波東番晏然屬虜貢市北無大舉無識者狃以為安可得高枕將校率市井遊食之徒以請託冒補兵士多老稚脆弱之衆以脩廝濫充將惟知掊刻錯剌以潤私橐結要津而不知韜畧槩鈐為何物兵惟知嬉戲遊閒以糜糧餉延歲月而不知攻殺擊刺為何事幸而

無事可以苟安一旦戎生心焉奸民乘而勾之從何以應此兵道也近有小警首息畏避曾不敢援一懈發一鏃擒斬焚燬從敵所欲北其夫得志去乃後許爲揚兵伐鼓追敵狀而或拾遺孑殘矢甚或掩殺避兵老幼以上邀賞冐功伐嗟乎此豈安所賴精兵將必精選務得其材然後訓講有資緩急有賴兵必精練以爲戰備又且足其糧食結以恩感如是而識時觀變相機設權動于九天伏于九地疾于弧矢捷于風雨乘忻無滯北恐狼燧嶠

以孫此 國家千萬年可保長無事矣謹對

二西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五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文

畣四明山靈文

虞桑子與吳子茂倩董子揚明葉子虞叔入南雷訪友人汪長文氏將從南雷入四明巳而山中人言從南雷入四明嶺路險絕且初夏大雨後溪流暴漲遂止不入抵家之明日虞桑子丞起坐中庭

門者報一青衣人致青閣緘讀之則四明山爵詔昔凱底豢子者丑辭曰不穀守在宗陰欽恭足下高風聞者聞足下將舉王趾辱臨敝山且有事於宇芳搴秀探奇闢霧發藻繪於毫楮標名勝於寰築營丹竈於嵒扉函眞訣於石室吟攄韶濩九錫此山益闡羅浮以稚川天台以子微華陽以通明委羽以季主閣皂以輔漢懸霤以逍遙金華以初平華山以希夷緱嶺以子晉青山以謝朓王笥以子雲九華以太白衡岳以昌黎或留眞蹟或託名

文宗鎮山阿同敝天壤故今者不敢於足下有厚
望聞足下之來喜動顏色松桂榮鮮猿鶴舞飛
豹馴猨麏麕跟蹤玉童清除俞兒供命山出石髓
水流胡麻檽嵩阿以爲閨房藉芝蘭以爲薦褥衾
雲霞以爲桂帳蓋桂辛以爲廚饌釀柏露以爲酒
漿風松篁以爲笙竽激鳴籟以爲宮羽剪荆棘以
便杖屨除蛇虺以清道塗勅嶺上白雲走逆行李
谷口不穀清齋三日敬遲屨綦夫何報足下不果
來雲霞無光薜蘿失色肹嚮孤唳清猿獨號冷月

鑑空山悲風吟灌木不穀泬寥而惆悵者久之夫足下膠霸士翳識淪沉風神散朗腹胃千秋目遊瀛部氣不染乎滓穢心常棲於玄真洗馬之膚神兩清許掾之情具夐勝謂宜抗手烟霞棘身崑崙追迹禽尚希蹤仲長子不闘于道書乎海外則有三山域中則有五岳洞天三十有六福地七十有二孔穴相通鉤絡相連其中多金堂玉室藥爐丹竈斑麟蒼虎紫鳳青猊神芝嘉木朱砂曾青雲笈霞緗大洞寶籙神王遊處真官宅居以故高蹈玄

覽之士率好託遊焉何者人情處市喧則生垢溷寝高曠則來清靈况夫溺士終身汩坳塵囂淪墜幽塗壞亞燕蛾亦足哀矣而從古霸人仙客踪景登遐大都從名山洞府脩證而得之即不能脫遊世之士取以縱心遠眺洗耳清泉脫是非干人羣免禍亂於朝市全八口於空谷甚一家於名山至如周長泰知濂珊楚滅魏帝晉亡范蠡泛文種死留侯謝韓彭菹醢耳餘文惡田賈相傾錯盎結寃菑石崇鄧通叢臺化草舉傾始積堪金谷廢空花海泡

平山中人悉充耳而不聞掩目而不見而桃花臨岸雞犬成鄉壹犢荷犁夫畊妻饁沙明而水碧後曬而魚喃嚮至則蒻衫桐帽沿溪而行稍倦則艸毯藤床枕石而瞑斯亦逃名遁累者之所託也我四明有石窗錦鏡千丈徐鳧西亘陽明南迎台嶺道家號稱丹山赤水洞天震旦國中列於第九而劉樊二真於此得道度世四方高人韻士往往躡屐而至裹糧而遊刷足下為四明人石窗雲霧近在桯几君恆挾此山以詫海內形之篇章發之吟

際界矣乃生四十五年未一臍覽今者杖屨業位

南霄兩霄距四明只尺耳顧乃合爾士之遂心求

栖偪之鄙見忽忽瀑之奇勝悼磴道之險艱回車

返轍值氣厥心喪失清緣什林塵分對俗人于市

塵守甚笈于牖下世事坎凶喧聒滿耳夫四明在

君屋臣丙猶不能攄衣一覽且勝何況五岳散在

九州者乎又何況十洲三島隨流乘浪無風而洪

波百丈者乎又何況貫含玄圃遠隔弱水萬里者

乎夫聽兄嵩份形如飛鳥者彼亦入耳臨絕壁墜

源於王長之舍身爲道也足下嘗自許勿以心遺累除慾絕斷煩惱歷苦行以了道歸真而神氣不亢筋骨老屈君來見持俗腸而披真道者也即又笑以稱其髮參子遊爲不殺猶爲足下推之書到顧足下厲志脩氣決策而來予如欲借與何以著書則石室天窗閉可以藏先生之副本如欲脩道栖真則劉樊之所居無恙惟足下圖之屢系子得書乃作偈曰維山神鍾靈誕德淵穆訪登上帝錫之嘉命俾治名山作鎮東海寶乃無疆維休下走徼天

厚幸得託名神封內生四十五年于茲貽困賤貧
中絕婚宦久不能一登覽名區覓采神界頃以屢
阻中道而還是用耽說齋苗飫望烟霞以爲明神
蓋茲若親灑瑤篇貽之塵襟藉滌紛躁故前命矣
夫託迹高遐棲志幽絕妃崇霞而延孤雲交青松
而侶白石者至人之所以登眞也躡屩蹻而餌蚓蟺
泥壤競身名而逐刀錐附腥羶而嗜膚血者俗物
之所以淪穢也下委家大江之上頗與滄溟瀾濩
自幼廓落塵中于世味一切都澹惟爲故其于物

也不生業滿惟踐故其于道也不能堅精川水幽
栖之趣少頗不減中年化吏奔走道塗鞅掌簿領
京洛風沙被面塵土沒脛譏說是非日有撼損其
身雖在冀北車輪馬蹄躅而其心願時時作江南
清溪碧石想後遂徹思忌者從人口吻中脫歸歸
而四壁蕭然三徑荒甚宅西一圃地如手掌大乃
鑿一池跨小樓其上池邊芙蓉芰荷茭蘆擾參野
鳧鴆鵝之屬無所不有而餘地更雜秋艸花竹樹
翳然蕭森比於仙人之葫蘆其中大地山河皆在

矣下走日暮老親挾妻子淒娛其間客至則便相
共獻酬而遺放身世以故眷此溪漠自晉名相以
雞豚爲麋鹿以居晉爲松杉以野老爲伶朋以蕭
潰爲田井由局如此是宜明神之見陋也雖然亦
竊有說下走聞之西教心淨土淨心穢土穢乃有
迹寢淪湊而神遊閬闠身寄霧境而情涉俗塵故
桓先生衛道形樊下宋齊丘遺辱於九華古今遊
名山登洞府者多矣顧其遊亦大不齊玄真之士
託以栖真騷雅之士託以發攄枯槁之士託以避

患鏡所縣不同均之足發若乃磨賈丘陵多植松
柘布雜丁以耗時挈青鳥以卜地累櫃累月爲子
孫計是爲利遊本無山水之癖趣託爲登覽之高
蹤銜詭北山捷徑終南望車騎而擢冠聽鳴騶而
動色是爲名遊不探霧閟不訪道真不采靈藥惟
携声伎陳絲竹而放情山水沉湎麴蘖是爲俗遊
手牙籌而不輟計斛艸而無遺塵容垢氣淪於心
髓而安爲杖屨偶涉名山擬岩石而思藉蹤幽青
溪而評米擂是爲尸遊若此即所謂二十有六七

十有三者皆庳也下元品局雖卑神况所濬身歸窮巷心在霧竅迷溺臨湫情寄超所留中痛自謂有五岳焉則明神必開口而咲之哉我五岳散在寰區亭有無其足下而其有留中者豈溺臨湫而謬云超聞所謂強辭耳即千秋萬歲又胡津津尚乎貪慶哉夫靈秀發於造化玄閟關於道源已則不能從而復以謬言誑世是上銷折神靈之氣而下爲俗物張幟也嗟乎是余過也夫是余過也夫下走請遂齋沐累粮蒲服敬拜明神山中其幸爲

下走指示劉葵葛仙翁諸真藏丹留訣處下走且
苦志脩煉無資神休敢告下陳勿深呵譴

種桃告花神文

夫桃之爲木通神辟鬼蕩穢滌邪萃爛天葩實充
仙供甚清都之需根上苑之名卉故度索千盤天
台萬樹凡入之而迷仙遇之而竊備天性寡所嗜
好人間之黃白寶玉珠璣珊瑚玳瑁及右物圖畫
彝鼎瀅巧寵玩之屬並不以關寄臺丹府而獨好
卉木經東皇之雕刻寫造化之精華可窺天[illegible]非

縣人巧尤愛種桃二月華開錦組爛然若陽滌
裏並褒紃衣易遷宮中齊列霞珮野人對之輒借
以忘憂療饑遣情遺世挂冠以來頗治三徑稚桃
花木從宗人乞得緋苑一本移栽園中常春者華
甚盛自夏歷冬颯焉萎死心殊悼惜今歲復從宗
人乞得一本維時政華今與竹松掩映姿態橫生
心目俱曠而花木稍巨恐不易活敬具隻雞斗酒
焉文告花神土神維神念僕愛花之意客益加護持
使土膏滋潤根枝堅好歲歲供幽人之玩它日方

冠布袍與二三丈人挾書把戲婆娑樾下敢忘神休敬布腹以伏維監察

戒殺文示諸子

天地之大德曰好生人世之大業曰殺生造化與滾輪運轂轉人爲異類異類爲人人之此生之爲人而不知此生以前其爲異類何限此生以後其爲異類又何限故釋氏謂今生爲我所殺之衆生前世多有爲我之眷屬者言之痛切理蓋不誣奈夫樂生惡死豈詎人情爲然是故蛇虺逢擒則知

不避蝨蚋被背則知求脫牛羊將死則知觳觫鷄雉臨命則知悲號鳥雀能假夢以謝恩魚鱉能化形而乞命是知皆有趨貪生含靈畏死萬物並育各欲得所人之養生五穀蔬菓皆以取給不爲不厚寔有人生日用盡資萬物之命以爲養者天地生一種聰明貴重者號之爲人又孳生千萬種愚蠢輕賤者號之爲萬物均受生氣共稟而形體之人生嫡長子又生諸幼子庶子雖有長幼嫡庶其爲子一也懸人飢餓無以生長乃於五穀蔬菓之外

生千百億萬物盡以供人之一生斷不然矣譬如
人生諸幼子歷千百年盡爲養一嫡長子而生之哉
不過以人之智力足以制萬物之命肆擘割盡
擒而殺之以充口腹以致貪饕迷人不知乃藉口
天生萬物本以資人食養如不食之生之何爲嗟
乎天生萬物本與吾並育共處天何嘗盡署若記萬
物曰其悉以供人之食養者耶即如虎狼遇人
則食天豈以萬物之命供人乃又以人之命供虎
狼耶天貴人則以萬物之命養之天賤虎狼則以

所貴之人之命養之又斷不然矣人之力能制萬
物則食萬物非天以萬物盡養人也虎狼之力能
制人則食人非天以人養虎狼也人之食萬物與
虎狼之食人皆非受天之命者也今夫蛆蚓之臭
穢則人不食蛇虺之毒則人不食豈天盡以萬物
養人而獨不以蛆蚓與蛇虺養人耶人偶掆得虎
狼則取以爲食豈天命人與虎狼展轉互資以爲
養耶是皆非天之意矣人之殺萬物也萬物之有
時而亦殺人也虎狼之殺人也人之殺虎狼也並

作惡業究竟必償昭昭可知已今人縱不能長齋茹素擇已死之物一二種如佛家所謂五淨肉者稍資饒口稍充氣體結習已久姑爲權宜以次漸除解冤釋結是吾之所望於世人也若有能體天地之生物念如來之大悲奮起勇猛除葷茹素示消惡因啓善道果足爲上善吾尤爲世人願之此之不察而於人生日用之外更爲擾物命窮絶水陸以爲珍羞異味三寸之口所需幾何六尺之軀無過一飽君試思之五穀百菓菜蔬素食飲啖既

是腹亦果然享羊宰牛狼藉饕飫嚼嚥之間便成枵餒又安知盡取衆生之脂膏骨髓而後長養生全乎恣數十年之貪饕而積千百劫之冤業川為痛哭流涕矣僕以犯此罪不小近聞大道悚惕玄律業已將無始劫來所殺衆生盡行超度無始劫來所作殺業盡行懺悔於　玉皇上帝諸佛如來之前此後斷不敢復作殺業更結冤孽隨懺隨犯為惡彌甚今不得已姑存一二五淨者為三餐之需又念既不以殺生之物自食而復以之食人已

斯欲脫其愆而乃酒人於有罪是危罪之大者故條斷自今以後一應宴會親朋亦斷不殺生爲供濁酒園蔬樹朋小鮮稍加淨肉叢生人世情非得已較之戒律猶爲非 飲食言笑暢情叙歎如是足矣親友賢明相能體亮此情者雖因此得罪所不辭也

二十五卷 終

栖眞館集卷之二十六

四明屠　隆緯眞著
會稽呂胤基允衍選

跋

平番碑跋

西南夷自漢通道武帝令唐蒙韋略定冉駹邛僰司馬相如馳文告諭父老蠻夷酋長蓋其事不過羈縻粉飾國體固未聞斬俘封觀大創戎心我太祖高皇帝神武開基　皇靈遐暘遣將南征蠻

猺蠻伏交臂繫頸歸命靡遑朝廷置松潘威茂四鎮彈壓彼中四十八砦犬牙相制尺組牽之如馹孤豚二百年來西陲按堵頃者承平日久邊將偷弛籌畫稍懈戎頗生心比者國師喇麻役驚好亂自立爲渠率誘合灣仲占柯等數十餘砦刹牛詛盟肆行屠劫邊氓患苦開府宛陵徐公元太沉毅神明誓靖氐羌始猶欲以恩信撫平之凡三檄告諭怙傲愈恣攻破堡栅戕人刳腸以示無恐公乃决策征討上疏請便宜益兵資 上旨報可

命大將統師列校偏裨各分隊並進令得隨宜相機臨敵制變無拘文法無泥成筭而又遣二三文臣叅謀調食督陣紀功與諸荒戮力犄角累戰累勝虜大挫衂擒斬俘馘若支尊背獻捷計擒戎首三千有奇俘馘壯虜七千有奇破硐房千六百有奇諸鹵獲無算窮寇赴界河死而河恐平白畀偏頭將納款西南晏然事聞　天子嘉旌賞撫臣以下有差蓋其功略與伏波武侯南征等埒府篆馬卿瞻乎後哉疆大夫及遺父老請立石

紀功以告後來咸若萬碑文　左司馬道臣
手而屬不佞敘其後不佞文學疏徧何知兵事必
也炳揚國家威德以耀千古則有司馬氏之鴻
作

一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二十七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允符選

贊

題王百穀五十小影

癯而珞琭烱其雙目骨稜稜而神足形如鸛鵠笠長而氅衣不襲而一幅袪羽翣以當麈玉羅三氏千被服纖而剡毫緣而禿家寶片牘人竊餘藪購雞林而藏西鹿名無脛而走四域語則緍而心則

樸曉而皈依夫德持論准乎理豈其因地也龍樹之與金粟也耶

太傅呂文安公小像贊

田霄相傾為青為沴而公於中乎運斗杓太和元氣于于孟顓擬翁張詭恣而公此時葆光斂采危遜執齊渫皓之翊皇儲宋璟之定國是飭伐既隆急流勇退世方如蚊蚋之嘈吮而公已遂冥鴻而遂逃斯其為冲夷恬遂而大人之表當世乎

澂開之太史像贊

其貌麗其氣昌其神毅以藏道光韜極文苑虹梁旣遊祗園領無生之旨亦登玄圃授不死之方收之則滅影於一室放之則漂志於八荒衲衣斗笠踟躕四顧而徬徨知濁世之不足與頓攬袪而賡娑手黃唐

聶尊師像贊

甫七齡而訪道散萬金以煉藥志窮絕演而姿蛻身挾大寶而揮霍翔玩世於金華尚栖真於五岳蚤授扶桑之玉經纍驂鸞之玄鶴師猶溲娑手

人耍其徒往往沖舉於碧落夫其知之者謂其書名於上清不知者謂其懸壺於城郭唉茀覩其紫髯玉皃而軒軒乎顧胡得不求之於寥廓

表凝善先生像賛 有叙

凝善先生古押照人也承睽官緋夙挺烟霞心絕世氛氣凌霄外仕路巉巖脫身虎口飄車向羊抗身鶴背淅淅一瓢縱浪五嶽君平之身世而忘玄度之情且寰勝迹洞下界名書 上清當世之了道至人非邪不㦂去歲遇異人虎林與先生同愛

還丹結刦外千秋萬歲約至吾矣戊子夏日先生過訪余四明出小像見示風骨泠泠居然大赤淸徵桐柏小有中品於是爲之叙而賛之

黄冠絲絲其仙真邪手持木患其西方聖人邪泠泠蕭蕭烟霞其骨與神邪夫其臨六幕而芥萬物其天之放民耶余將與西躡閬風之頂東泛扶桑之津耶

題龍君超像賛

白皙而美豐下而頎目烱烱而電閃神睟睟而霞

霏心澹澹而忘槪頂青玉之冠服碧烟之衣綜千古而通三氏貫靈明而齊知希師東華而友安妃吾所慮道成而騎鶴太肥將安車颻輪而朝清微

李慶士像贊

夫百年而前亦有先生百年而後亦有先生夫皃手于而髯踈踈是先生之形夫心光光而靈瑩瑩是先生之神何以故浮塵泡沫四大者假萬劫不壞靈光真我至人妙悟手挈陰陽出六合而彫三光蛻彼煩渴以遊清涼夫道近在眉睫遠在大荒

君其不信請問之普楞嚴之覺皇

諸生

名在諸生隱然入公輔清姿冰映逸氣霞騫學綜奎
壁文響能虎拔元命於太初踏先民之遺徵雖服
青衿冠仄注乎而陶鑄二儀鎔利萬物咸與於
心府茲為既時之上甚奪獨皖士之翹楚歟

純陽祖師像贊

夫其龍驤鳳舉光射六合者貌也提挈陰陽揮斥
八極者道也拜柱下揖雲牙坐在立亡者有數與妹

也玩弄人代煩度羣有無還而飛不蹝而走從登
上清而名常存婦人女子之口噉絕陽非仙詎能
非佛三教混冥同堂異室靈光即慧般若亦丹真
空無慧雲蓋水乾

二十七卷　終

棲真館集卷之二十八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銘

邵武縣令之罘張君墓志銘

之罘張君諱邦仁字孺教大司馬東沙先生伯子也不佞結髮受知司馬公與之罘君稱世誼不佞既得司馬公銘司馬公季子孺愿偕其夫人至是之罘君仲子殷仲復持其叔氏孺宗狀以之罘銘

來辱按狀張氏祖宋魏國忠獻公後明公栻十世祖原一公者宋南渡後由臨安遷鄞之櫟湖五世孫宏靜公諱逈元末以行義表俗生四丈夫子孝友醇至有漣瑞仲寧三公諱叔誼生文三公諱公勝公號質菴公諱緒累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是爲曾大父生葵軒公諱忭累封參政贈如質菴公官葵軒公生司馬公諱時徵字惟靜人稱東沙先生進階榮祿大夫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配陳贈夫人君其伯子生而岐嶷占對奇頴文定公

大雅之目爲英物年十四補諸博士弟子十七貢
於學宮試鄉闈及南北闈者凡九竟坐數奇不第
君爲司馬公嫡長應得任子弗屑頤推讓仲氏孺
覺而君遂以貢終邵武令二云君挺絕異之姿伉爽
倜儻淹貫經史淹通秇能氣類雄偉譚議閎廓大
有英雄風骨見者神悚爲古文辭若詩賦不甚經
意矢口落筆驚颯急峽淋漓瀟灑要歸沉雄倨值
蒙公子無忌傾身結客輕財樂施尤好譚兵門通
俠徒家養死士騎射劍術俱有神解又頗效三河

少年風流自命以豪舉縱遊乎酒人徵歌選伎一揮千金狗馬之士見以爲過通脫少檢押而不知自不失大家餘本色始司馬公攝篆本兵屬虜薄京師中外戒嚴君奮然欲自請提兵出城與虜犄角且繫王庭于頸獻俘封觀會公以內艱歸不果其後島夷內訌東南罹焚燹之禍慘甚君上書總督胡公畫戰守方略胡公大許之延置幕府面咨戎務多所采納擢其令邵武也攫奸剔蠹擊斷如流稱神君而身有傲骨不善諛上官取容當事者齮

之遂謀拂衣去而君亦漸老乃歎曰丈夫但雁
氣生不能提三尺坐軍麾東蕩鯨浪北掃狼烽綰
通侯印安用號壯士爲臣精銷亡雄心行盡則有
龍藏貝葉老頭陀生計在是寧詎非大丈夫了局
將邪于是閉門脩禪視冗然清枯無何病遂不起
享年僅五十有六惜哉配戴氏工部主事戴公贊
女繼毛氏太學生毛公國賓女子男三長子序生
母柴太學生後君四年卒聚欽將艾君升女次子
序生母徐聚僉憲表公大誠孫女少子雁生母胥

後君五年亦卒聘中丞周公和曾孫女女一適太
宰屠公漸曾孫庠生本元孫男一應松聘太學生
毛君基女孫女一許知州董君國俊季子基有詩
集行世不佞嘗序之銘曰
卓彼秭墳翯孤先登霞蔚雲蒸堂堂齠齡矢行奔
崩龍騤蚑騰致客千里義俠是稱公子信陵寶劍
術復三尺身絕折腰安能返而初服江壖田壟烟
交雲朋飯心象教覺皇首楞以討三乘豪士掉頭
傲然髮僧裴公右丞

明故誥封王氏宜人墓志銘

不佞承乏儀曹數從姜泰符吉士游甚善泰符諸通儒侃爽士無何不佞坐流言免官歸而泰符以諫垣抗疏請　皇上建儲忤旨左遷雲中別駕還里第與不佞相見驩甚一日修幣再拜以其母宜人王氏志銘見屬不佞與泰符生平投分若母吾母義不可辭按尊公觀察甫洲先生所自為權厝志宜人者觀察公元配出邑中著姓幼而莊慤及笄歸于觀察公公方在膠庠以勤佐公卒業明年

翁愼齋府君捐館舍始太夫人在堂撫察公歲遊學於外宜人獨身侍養甚勤歲丙午撫察公舉於鄉累上春官不第坎壈侘傺宜人益茹辛勸公勉赴前期無退墮丙辰公遂登第值太夫人亟發未及衰事而倭夷猝至城邑殘破宜人倉皇奉太夫人柩出奔室燬于寇撫察公號而營葬羈旅鄉城綢繆內外悉倚辦宜人己未公北上廷試宜人從行洎觀禮部政凡三年旅食蕭然宜人至脫簪珥以佐朝夕及授膳部有三殷之役貧入而出不自啚

儒宜人僉勤拮据躬治蔬食視饌與嗣後公督理漕河巡河北相衛守陝右商洛敭歷中外十餘年所至藉宜人匡贊居多每從容規公曰刑獄財賦兩大事不可不慎殺人命以立威名浚民膏以作無益如天道何故觀察公在事用刑維恕不苛經費務節撙洪人皆歸美公得賢内助云公以朴忠不能媚俗謫判常州不期年轉南刑部歷三載遷廣東僉臬凡升沉出入宜人無與公偕未嘗以風波損撼動容勤儉之操久而彌厲乙亥觀察公竟

以比部將執法不撓爲佞人所誣報罷宜人了無纖介嫌而與觀察公謀所以終老計粗備桑麻花竹課子治生賢哉鹿門之隱乃宜人則先觀察公即世矣其後宜人長子泰符登甲第讀中秘書歷青瑣抗章忤　主直聲動天下宜人皆不及見惜哉宜人天性端嚴寡言笑雅尚澹泊耻事紛華貴而不驕貧而克儉浣衣糲食婦德休哉乃其性孝奉承嘗事舅姑維謹夫婦相敬如賓待諸姒宗姻以禮有無相推與不恡教子嚴型範不務姑息紛

詠君宏才亮節爲爲時聞人雖得之尊公過庭之訓
爲多乃母氏教育功非尠小也處家事雖纖細綜
理必躬必豫觀察公以故得專心莅事不齊於內
顧夏宜人於古彤管中其娣樊姬敬姜半右之
姑之儔與宜人卒於萬曆丁丑正月二十九日距
生嘉靖癸未七月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五按察公
歷工部郎中河南僉憲刑部郎受三封俱宜人生
子二長應麟字泰符中萬曆癸酉浙江鄉試癸未
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娶劉氏

尚寶卿西川公孫女邑庠生述菴公女次應鳳娶汝州守董春野公女女二長適邑庠生葉怡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寅齋公孫楚府典寶方石公子次適邑庠生馮時俊四川左布政使綿川公子女孫一許馮宏南京刑部尚書貞沂公孫雲南鶴慶知府師貞公子銘曰賢矣宜人蹈道秉禮約而能豫豐不及侈從夫於官脫簪與珥閨門交儆如賓如朋臨下毋虐事上毋陵矜矜冲挹維沉維升夫君則賢德義用增教子義方是切是標子以追琢

詩稱瓊玖斯誠今名是為不朽

明故孝子亭溪戴公墓誌銘

余按楙孝廟狀亭溪公姓戴氏諱士光字子謙系出宋戴公至漢大小戴傳三禮學爲儒宗東晉時髙士安道隱剡溪後散處浙之黄嵒南塘代有聞人宗嘉泰間石屏先生偕其從子暘游四明至西鄉石馬里愛其土風淳樸家焉歷世孝弟力田數傳而爲敬六府君諱敬祖泯愛好施爲長者生子怡稼處士昇承先慕古始作祠堂行朱子家禮昇

生鍾封承德郎東昌府通判鍾生默巷入公亦沿是爲奭中大夫[illegible]昌府知府用治行祠於學宮而裁始顯浩生茂軒公禋以鄉貢任福建興化府學司訓遷連城縣學諭以子貴封奉直大夫南京刑部員外郎奉　詔加三品服配杜氏封宜人擴子五人其一爲發性行馴謹以兄弟貴輸粟授宣義郎世偁之曰宣義公是爲亭溪公公父公嫡母徐氏太孺人生子以太孺人公至孝五歲而嫡母嬰疾日夜號慟籲天禱於北斗願以身代至七七之夕夢

綵衣神授母以丸藥服之而愈公之純孝所

矣弱冠宣義公卒柴毀骨立幾殆復蘇色養母氏

務極承歡小不豫藥必親嘗衣不解帶至母殁哀

毁一如哭其父歲時蒸嘗泣偶語及亦泣甚孺子

慕終其身已爾時奉直公與杜宜人齊德偕老而

諸伯叔父靜山鰲出守滇南南江公鯨家藩入闈

東石公暨開府西蜀少山公贊分司徐洪公念諸

伯叔父俱勞王事不遑將父又念父宣義公蚤世

非逮養乃獨身代養諸凡定省溫清惟力是視奉

直公與太宜人安之若忘其諸子之散之四方也
初宜義公捐館舍仲士宏才八歲季士允未及周
門以內形影相吊而富家日責其子母錢時公新
娶蔡孺人奩具以紓公家急而勤身課業伊吾至
丙夜夕以爲常又督課二弟俾有立仲氏早卒撫
其孤如已出初仲氏欲以空敝屋易割入椒室公
欣然割之無難色析產推美產二一弟而已取其敝
瘠者人以公方古薛包當是時諸父冠蓋盈朝令
補爲高潤計何欲不滿乃公一無覬而獨好脩嗜

書砥求黃農姬孔天人性命三才之理其所爲文章根極理要師心匠手毋所剿襲蔣冠禘博士弟子每試輒屈其先輩督學太原孔公有人倫鑒尤奇公取冠多士尋丁內艱勿廩後七試七落乃囑曰吾州樸事吾父而樸事吾大父毋諸父盡以經學起家即纍纍乎而吾一經獨七試不授力田歲緊藏衕不逢命也且諸父業榮其先吾復何營乎是拂衣罷諸生而從野服純孝懿行晚益茂明望者改容侍者銷鄙而入公亦用和光杜德機與鄉黨

老子弟遊言行卓然爲世型范隆慶二年給諫李
溪鄭公以直道出令鄞雅慕公高脩禮幣篤婣公
弟請益焉仍表其廬曰養高敦素而復爲推轂於
郡守革野周公周公欲見之卒不爲屈鄉飲延公
賓席禮幣再至爲一往後遂強之不赴明年諸生
以公行義聞于開府近滄谷公公核之而信遂爲
其堂曰順德命有司歲給米三石肉十斤布二疋
旌孝悌會上　仁聖慈聖母后尊號覃恩宇內遂
以儒官應　詔如例冠帶入公以諸子勸勉一冊御

而年仍野服如初公為人玉貌瓌質軒軒霞舉天性朗洞無町畦不至亢溢不及媟望之岳岳即之熙熙詩社文酒與賓友為逍遥遊而造次言動一遵法律程於先民智計深長善料事營究為人解紛平居好卹窮周急赴義若渴物情歸焉姻家張訴繙當成公庭辭卒白之張以厚貲報謝公正色却之曰吾憐若寃究而白之而因以為利可乎黄氏姻嫂孀而窶持祖塋地質於公每歲復以地租遺之及孀歿乃舉地還其姻弟曰黄氏塋地沒

於吾黃鬼且餓餒黃之鬼以自豐豈不祥有姻娘幼孤爲人婢公贖還之而令與婦黃同居長乃以貲擇良家嫁之徐孺人之喪親友來奠貸二臣銀器以獻獻畢失之公曰柰何以吾母故累友爲償之奴有再盜者再赦之奴卒感激改行爲善表兄持僞券貸金公覺焚其券而已佃人負公租數千傭其幼子終身稍長念其母老俾歸養鄉里須義無窮云公無他嗜好築宜晚居甃名菊多至數十本窓前雜植石竹菖蒲萬年草盆玄與黃金鱗百頭便自

有處僕閒趣暇則焚香趺坐作老居士或披閱典
詠先王之風意度翛然文祖眉山父子詩宗天寶
大曆諸公有亭溪漫稱若干卷藏于家一日疾作
將易簀呼子昶及諸孫誡之曰士貴修身砥行無
媿靈明以還造化文章空花榮貴薪炭付之倘來
無爲直舉噫蓋卒之日無問識不識無不奔走哭
臨閘之中丞大夫中丞大夫爲給銀禮塋立石表
曰有明孝子戴其之墓嗟乎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秉彝好德嚋謂今之人心不貴虞三代乎公酬黃

氏諱濟順爲四明衣冠右族有賢行生丈夫子三長旻冠帶椽史娶陳氏太僕寺少卿思齊公侃之孫女貢士龍岡公文之女也次昶鄞邑庠生娶韓氏郡守遯川公克濟之孫女少尹屏巖公繼周之女繼陳氏繼周氏次昌娶唐氏繼韓氏旻與昌皆蚤卒昶最賢而文孫男八長君治次君法次君湯次君授之海邑庠生少年文聲籍甚爲余門人次君濟次君義次君賜次君善皆彬彬世其風曾孫四長曾大次曾貞次曾與次曾魯尚幼孫女一曰

德安適寧波衛指揮僉事王政任公生以正德[illegible]酉八月二十五日巳時卒以萬曆乙酉閏九月初三日卯時享年七十有三以　年　月　日葬於桃源鄉宋家橋祖塋之側銘曰諸父並起而即纍纍而綏若若而公獨隱約逢掖蔡藿而辭濂河漢而行義衡石移其顯灼生式其閭死臨其槨名無斁而朗乎六幕

明故承務郎沂州同知松石凌公墓誌銘

松石先生姓凌氏諱東周字伯用凌出姬姓啇裔

先世有萬一公者自湖襄避元亂徙家通州遂爲通州人六傳而爲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瑄瑄生兩生祿隱公祟祿隱公以穡事起家埒素封敎人倫尙義槩時從兄芹溪公官中丞顯用公官郎中高其門閥祿隱公獨翛然退處於毛褐處士之行公有子五仲即先生先生垂髫輒能儷文藻思坌涌人謂祿隱公有子不終素封稍長從里中陳司寇公授經司寇公大奇之云之子才他日當出其兩伯父上年十六補諸生名稱籍甚郡

入太學爲太學生大司成西玄馬公一見器先生
目爲天球國寳必登赤墀光廟簾非他些青生凡也
乃坐數奇叅舉不第益肆力執兆蔚爲諸宗子弟
及鄉後進多執經問業先生爲摘其瑕類示之型
範士類宗爲先生既困一第雅不欲補吏叉人强
勸駕謁選天曹太宰嚴公得先生試卷詫曰此虎
春龍文奈何下縣舊棄冊破格用先生竟不果銓
掾有歆爲先生夤緣得美地者正色謝去授同知
沂州會守缺視篆壹意破剤振刷一切錢穀馬政

獄訟務釐奸剔蠹舟民息肩先是郡諸生無業禮經者先生上言督學鄒公曰禮檢柙世道整齊人羣不可缺矧沂宣聖避墟而諸生瞀焉不講于禮經如雅言何請淂宣示博士弟子員有能創起業禮經者即與青衿列于是沂如知習大小戴先生倡明之力也時臣盜波商人覬以賂免商果暮夜乞哀先生叱曰盜伏三尺義無逭平民何昏暮私請之為商銜恩構類太守至傲而凌物判以下謂事焉先生不徼不阿守願敬憚先生數咎以郡事

是時淮上朱司空大脩河渠檄四省能吏監役先生與焉畚鍤茭楗焦虧皸坼厥功茂哉司空亦雅知先生勞比上覽告成將敘上賞績而先生遂投劾決歸築室山麓治圃洒濯日與群從子弟賓交爲詩酒社歲時風日晴明飛觥授簡若彭澤甫里香山輞川人士豔之先生工詩尤長五七言不若雕飾天質自然暢于性靈洽于玄賞蕭蕭洽洽如也生平高行義傾囊倒囷以急困窮姻族里閈待以舉火者無算州里造舫之役民若破產先生力

白之當路議罷之鄉人尸祝先生云先生九歲喪

其母孫孺人哀毀幾絕及事繼劉

棲真館集卷之二十九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墓表

汪禹乂徵君墓表

嗟乎世何可無耽文修行澹雅玄寂寥朗之士哉大官椎牙纛戚盛騶從以驕里閈賓分矜羅綺遊冶宣其汰盈爲石豐殖阿堵聃聃鐩刀而自殉于身名俱泰彼且士苴措大童烏耄白書中老蠹魚假令

腹腎千秋不啻一瓠是絳灌娭賞儔程卓之所為
易長卿也姑無論其他即如四座颯沓豪塵並陳
文學好修士娓娓霏玉屑而出之而奉不識丁者
口噤目張亡所訓詥握如椽不律吐鴻蔻揚菁華
上光廟時下擊方輿懸書國門蔵艸名山此將屬
之寒儒乎將屬之市上豪乎彼以傖而稚顏而淋
漓膏馥此以需心傭手而挹斟清芬我知其亡當
也新都榮二事賢素封而耽文修行者迣迣不少
乃稱文必丘汲而下稱詩必黃初而下稱書必蔡

帝而下則新都實剏闢于兩汪先生云兩汪先生
者在歙爲伯玉司馬在休爲禹乂徵君禹乂諸淮
士林稱爲羅山先生始遷自婺父爲萬戶公文鼐
初未有子家饒于訾公有陰德兩羽衣道士見夢
曰若積德廣矣我兩人請依若家以報而公之側
室馬少君遂舉伯子淅及禹乂禹乂生而韶秀年
甫及舞象于書無所不窺下筆千萬言輒傾其儕
輩補邑弟子員以廩餼通籍太學禹乂雖從傳士
家而顧獨大肆其力于秇壇騷雅業其後連蹇有

司而詩若古文辭日益遒上新都自嘉隆以來司馬公執中原牛耳盟二三薦紳鄉老各飛一麾而禹文實挺雄弧先登此其比于司馬所謂將左右亞不在偏師行列乃司馬懸諸日月而禹文未大烱烺其名位爵也以今讀禹文詩爲古體蒼然爲近體鏘然光采爽奕然風骨泠泠然法無不比律無不中神無不傳情無不充而總之歸于沉鬱頓暘抑頓清饒夫近代作者如雲大都有選心而無全力有猛氣而無深中朝而吞伊裱號都市而學

搦管輙傾宗工肌理粗具神精索如今日傲倪塋
孱入人大將一旦久而論定爲大力者所玒除悉
撟爲飛煙冷風耳當飛煙冷風听褏金剛推冤而
獨立非禹乂之詩而誰禹乂文修名砥行辟厲矜
莊莊冠紹客褏其先嵩乃訾議人以爲言禹乂手
一編曰此吾産也寫人子訾損而詩黜吾訾黜而
詩填若齊泰千人企易吾留中五七言不予也　穆
廟初年有詔徵郡國賢良縣推擇禹乂禹乂上書
力辭不就會其事亦終寢人方禹乂秦系孟郊傷

矣禹乂配程爲名臣襄毅公曾孫女賢而與禹乂同德如於陵鹿門生子懋孝側室程氏生子懋學懋功金氏生懋懋德女三人孫男五人景宪景宷景文景昌景星孫女四人懋孝字虞卿最賢而藻雅不佞嘗敘其詩蕭慘清遠禹乂不亡哉于是不佞爲書禹乂生平大畧于墓門之石而銘則先生之友吳君爲之故不復詳也

二十九卷終

栖真館集卷之三十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克孝評選

誄

少傅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誄有序

萬曆十四年丙戌七月七日柱國少傅餘姚呂公元配一品夫人夏氏卒享年八十有三嗚呼哀哉少傅公起家史館歷宮坊由司成大拜光輔　肅皇帝皇帝英明當時號稱多故小大臣工惴惴救

遏率不自全少傅公忠勤在事李與福會當公居官勿重地日久因癘靡皇休沐夫人督諸子婦措拓家事犁然就理以故公得壹意竭忠事　主上不以家務嬰心論其大者即如力勸少傅公上建儲疏郤陸衛尉昏斯蓋辟絕偉丈夫之識乎又弘樛木之義下逮羣姬嗣鷄鳴之風躬親浣濯貴而能降富而不汰於鄉哉光於女史烈於彤管矣求傅公一代異人翊運泰隆相業鴻鬯然夫人內助之功不尠小矣嗚呼哀哉夫人捐館舍餘姚邸中

丞爲之狀山陰朱少宰爲之銘新都汪司馬爲之
傳少傅公自草行實而不敢隆厚知於夫人長子
祠部君元及長孫宛陵理胤昌乃作誄曰
羅刹西汪大瀛東吞泰望宛委靈藪吐吞山川靈
秀句餘是屯是生巨公日嶽降神才參閣輅斂華
冑蕪甄陶埏埴天闢地垠平允六符協和三辰方
諸陽燧乃有夫人循與夫人冑出神禹節度功宋
賜娣東土夫人玉質蘭畦蕙畹幼躬令聞來嬪於
呂來嬪於呂婦德罔疵上事宗祊下倡諸姬厠牏

將髓擱政絹宜少僻直館籌筆亦埤辟雖振鷺爲
多士師載出載入向北馬籍夫人理家不嚴而肅
燒畬以田誅茅以屋餚不珠珥衣必浣濯義斷葛
覃賢稱樛木麟趾發祥螽斯多育少傳綠髮晉司
閨箴夙夜在公忠智亟宣經昏貴倖折節才賢逮
儲一蹶挽日回天夫人佃之厥有勞焉功成身退
六月乃息娛東山之絲管狎賴臯之泉石酣松下
兮觴嬋嬋花間兮情奕奕雲樹兮綠衣賓月燦兮
約呂嗟靚守之與鮑姑方同古乎仙籍夫何七夕

夫人告徂姮娥奔月兮岳歸圖明珠逝浦漣城去
都嗚呼哀哉蘭風兮凄桂露蔿冷蟰蛸書翳焰燿
胥耿鏡在奩而長毀衣在笥而永屏籠筐折兮無
声鸞馭征兮斷影以傳暮年當此憂悴臺空鳳翔
漢指霞珮兮儀不存女誠猶在名花開而孤映萎
鐙張而獨對歌褰珠箔舞上高堂酒肉層累鈿翠
成行此皆榭而嘉木彼殯宮而白楊若銜景而感
事轉惻慄而悽傷嗚呼哀哉生榮一品歿登上壽
卹典有加寵靈孔厚金釭玉座文軒朱柩千人輓

歌諸孤哀夜深溪今妻鹿門嘉偶敬姜之共勤無斁樊姬之懸淑不朽嗚呼哀哉

陳烈婦唐氏誄有序

陳烈婦雲間人侍御史唐公本堯女也唐公初娶王孺人爲別駕王公女繼娶胡孺人爲中丞胡公女孫生男光啓及烈婦光啓年幾舞象材擢雕龍將擬晶縢騰驤秘龍河西極之吉光代淵之寶不佞忘年否交也烈婦生而秀慧性復共莊姿潔懷冰材饒詠雪五歲授書悉通大義七齡亡母依

于長姑青春閉戶、鸞凰紐其績紋、玄夜與鋒龍虎、
鶯後細收月姊、天孫人稱聖女、仙姿靈骨、記字几
兄同邑太史陳公名渠、鴻彥揚芬藻于蘭臺、公子
允正王瓚、黃冠尉嘉声于梁之國、侍御公乃許歸焉、
富而尚素、殆德懼之齊、君貴而能勤、習以存之、從
甕吁、鳳諧鸞雍、而調瑟鳴雞、弋鴈肅以若賓、允正
才倚並美、提秦嘉之俊姿、齊神夏清、抱衛玠之巖
疾、美好不祥、清露晞于朝日、玄字議嫉、崇蘭敗于
秋風、神劍沉浦、連城去都、鳳侶既指、鵷雛旋天、曰

甘隨皆轉分此身之若寄朱顏立槁即屬人世以何心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蘅幽冷節過秋香必日遊奩鏡不拭而轉翳嫁時故襖笥任蠹而爲灰顧男在高堂晨昏或缺夫淹泉土窀穸誰安覺留此不死之身期畢我未了之事相家有道劑塤必親隴草芊綿野風淒緊紅樹白楊彼猨嗥其如訴黃泉堊土雖烏吻其俱傷白髮長親無兒送老綠鬟少婦代子承歡霜未零而孳孳親奉寒衣日將旦而進餐手烹甘旨人誰嗟稱男也歎息得婦如

此有子不如內秉堅貞耳乃自矢外理家政井井有條啊沫保母不忘故情喪葬長姑力分兄義念亡男而卹其季女憐小姑而逮其所生身後之事差完死殉之計遂決喪葬禮而棺壙含殮舉無遺漏屬陳産而兄弟姊妹咸有推恩訣兄而戕身戶內節烈隱而辰窺謝父而留書訣閒神氣整而不亂夫死婦必強生之歲八年男存身存必死之心一日不生而生冀少效于陳氏未死得死亦何戀于人寰嗟夫死事易成事難須眉之夫娩之靳襦

之婿何有死生亦大矣婦能死文能善于慶死余曰女聖殆非諛耶于是爲之誄曰

虹流華渚慶都發祥放勳豐胙遺跡平陽以國爲氏後裔曰唐西派東流支分長水穆神堯之馮德洵逺被于江滋代有令人蹈道秉禮門閥蟬連文質相底或纓組而翔天衢或裾玉而行蓬蒿峰泖奇結是生御史寐聯御史閥博以濕嶽嶽柱下出歷江藩覽天道之止足番歸賁于丘樊伯子曰啓晶瑩瑆現惠而好我風義是敦嘉祥益劭後擬賢

媛維茲賢媛煌煌閨秀若蘭若蓀為瑤為玖兼嫓嫕而明慧嫺女誡與家訓妙徐洲之戚記工稽悳之刺繡笄而歸陳為史也婦厥塔清韶亦厥嘉耦既執巾櫛遂躬循循賢而能下才亏撫有共以相夫孝事其舅中闈外朝肅若賓交雞鳴視旦德義切袍蕐繡罕御于身流黃不去其手夫嬰癘疾奄奄下泉訃不觧髢妝訓龔銘逮其臨笄若卝吳豈願以身代跽而籲天陳宗宜祀婦軀可捐帝閽遠而宿芷夫命溘而隕滅嗟米圻而霰汞陡雲霾而

地裂即無心于人世、亦何難死殉而同穴、鏡留匳
而生塵、硅在笥而汞蝕厥白、日之昭昭、夢黃壚之
坳坳鵂鶹晝出、兒伯夜催梧楸蕭颯陰風淒其、其前
撫一息、後有萬期、夫窆之未畢、婦道其虧、疇事姑舅
時撫孤兒、今日何日、非我死時、承歡大人、代子以
媳、中廚甘鱻旦晚上食、婦實勝子、舅爲太息、皇天
降割、復奪我孤、陳氏如綫、堇有此雛、視日餘陰、所
爲區區、一旦已矣、我又何圖、從此人世、益贅肬乎、
蠨蛸當門、青淚之痕、盡血狐狸、呂室紅顏之骨已

枯葉槭槭而吟秋燈熒熒而照夜不問四時之
暑鳥知百卉之開謝睹家杼兮絲閣之前聞隣杵
兮霜月之下思蘩砧而無從撫哀絃而莫爲父至
慰藉姑姊相覓破涕爲笑易悲以歡數更伏臘男
亦益稽且哀且計身後無患惟男夫之與已擴親
拮据而力殫既封且樹避濕就乾合殯悉備喪葬
咸安雖夫君之木已拱而同歸之盟未寒死其時
矣決裂何難當夫君之將葬前一日而長逝紿女
奴以勿泄覓闔戶而自縊卒不後而不先求無負

同穴之初志距其夫之淪徂直閱歷乎八禩欣歳月之迢邁信蜉蝣之若寄假食飲兮生人無一日而不為死計計詎但乎朝夕吾欽其處心而積慮匪比猝急而引決實乃從容而就義泉路其家人世鄙程從夫窀穸萬古長冥慈怨氣鬱鬱嘉城天與不落春皿草紫彤管紀其兮淑上帝錄其堅貞豈終閟于幽壤將牲舉于瑶京

三十卷 終

栖真館集卷之三十一

四明屠　隆緯真著
會稽呂胤基充符選

祭文

祭君典墓文

嗚呼君典墓宿草矣髑髏雖陳靈明不滅其上直紫宸玉清之班司黃籙而與金翁乎其下克明晨都監惣地下主者乎其再來甘世茂明鴻烈高議雲臺了未了之緣竟未竟之志炳煥煜雲照爛天

壞也、是皆不可知、而徒見一桮土坯、四郊蔡莽、烟
霧冥濛、霜風淒緊、墜葉逐孤兜、飛沙吹野燐、生平
英雄若何、而一旦至此、能不悲心、以君與之之才之
年、斯時政宜入侍金鑾、立交戟、握如椽銀不律、以
進退今古、斧藻太平、出坐高牙大纛、南征夷北討
虜、敵佇封覲、以酬宿齊、白猿黃石磊塊匈懷、又不
然、而裹糧躡屐、登名山、探洞府、采藥尋僊、與二三
煙朋霞友、短棹輕吹、出具區笠澤湖口、嘯歌搔首、
而問青天、又不然、而開華堂、入曲房、擁妖麗聰笙

等一朝有事棄妻子如遯迹是皆天之所以俾
雄者柰何曾不一有而輒冥冥漠漠去與狐狸山
鬼鄰乎嗟嗟君典已矣方君之計來由豢僕推去
不信無何信矣猶惝怳以疑夫夫非死者豈其遯
邪五年而邂一宛陵老僧小白華山下偶與君汲
典之死老僧曰我國寧有死泥郎彼蓋有所避
要尚在人間心知其非至言乃作有情癡猶冀悅
萬一老衲之口有據也道家有太陰易形死百年
而起君典無乃是邪僕低回俯仰君典而前無有

君與君與而後亦無有君與其氣無所不適而其才無所不辨古有如酒催平樂花宿柳陵君能之劍提孤士夜接詞人君能之家散萬金身留一劍君能之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君能之三尺七首一腔熱血君能之淚洒水天雲蒐銷雪窟君能之八柱擎天四時成歲君能之朝披一品衣夜抱九儒骨君能之功成不受徒步歸南岡君能之若而人者天即留之以雄快當時跌宕異代亦胡不可而流先朝露委閟下泉而世之欲傺者消歇殆盡

行厥施者龍蟠豈然者稚鄙貪婪者溢逞富貴而
白首門祚興盛子孫繁昌則何說邪豈被凡夫造
物棄而不收而此英物鉅人帝所急也棄故長年
急故短世也然汾汾陽鄰侯獄不甘然又胡可詰
也嗟乎君之生也震旦為馳君之死也山河冷寂
君之所關於此世斯詎細故矣君與僕結昏後約
僕輩共努力前期人緣差了擇一溪山澼僻處若
武陵桃源者同結廬家焉而講求度世大道遨遊
閒縮距者焉劉盟猶皦且奈何棄之而去乎今者

儀畢綬去身黃冠加首傲君之羽翕遐至人授金液還所大道業遺累刳心以從事密稿而君不在矣往往宇宙疇復爲余州房伴侶者能不悲哉古人要論於甘井至道取喻於用薪燼光留神可以久視君乃以才名累身以多事損精從道家所大忌卒夭天年殆不無遺憾焉要之有數在爾已余嘗與君同病而今廢其兒矣坐天之福君故應自有之不然者再來而與余世外了所未了覓所了竟以踐齋盟而余之上願也千里遠來哭君墓下

祭王季夏大史文

噫嘻乎季夏死耶死而潞水之陰萬里歸骨耶蘭與蕙未秋而零耶黃流玉瓚何遽豐折耶羨者果不祥耶季夏有不可死者六先君給事公從中秘授諫垣以言事忤權貴擯落草野抱經濟長才齎志以歿季夏鵲起人謂天道先君未竟之志將在季夏此不可死者一也毋夫人從給事公艱難險阻實離百憂晚季而見其子蚤致青雲纓

影紺方用愉快詎宜今老而一朝睹其夭折此不可死者二也季夏年甫三十尚未有子鄧攸無兒古今嗟傷季夏不吝與伯道同戚文章延千秋之名而本支絕一綫之脉季夏何辜而被此酷毒此不可死者三也季夏悉慧爲制義則制義爲古文辭則古文辭湔若易長睞巔速肖舞象操觚束髮登壇剞對公車萃埒金華不數戢而詩爽文藻斷于四域猶以春秋方茂鋪揚氣與汰鍊功少名山之篇尚未究其大成政可研精沈思悠意澌芸長

縱欲騁短轅遏摧谷使假以歲月必且奪二京之幟掃六朝之軌彤三光而撇天壤今僅而止斯業已濡蕩今稍需蓄寧可津涯此不可死者四也少黍以文學受知　主上簡在清華上可冑鉉台司端恭寅亮下可蘭臺雖館斧藻太平酬人主報生平光九族飽妻孥詎不休嘉榮暘哉而尺寸未展勳名不立四壁有蕭然之歎八口遺飢寒之憂此不可死者五也黍夏少頗跡宕豪舉徵有酒德然飲不過數升中嬰疾疢力刻豪能歸乎清恬方閒

廣成無搖之旨求華山希夷之訣游神于澹合氣于漠惜未見其成而奄焉早世不知者乃謂季夏意以豪酒自斃世有終身沉湎卒登遐年季夏所損幾何而輙先朝露使清士蒙世疑訕而不白此不可死者六也噫嘻乎季夏有此六者必不可死而玄造頓之竟至短折蒼蒼者天何無情若是甚耶往君在史館余濫禮轉宗接杯酒之驩講執塤之業情好甚篤會沙事起幾波及君君慷慨義形于色終以不與黨人為恥事不避難友義良高及

余謝耕來歸，君亦引疾休沐，烟火相望，不數還往。余益不欲以不祥之身爲故人累，使故人早莫足要路津。君之道行，猶吾道行也。疇意其一旦長逝乎，誠意君之一旦長逝也，即百遍相過，自晝卜夜，猶以爲少，而何過執鄙滯，逡巡引却，硜硜焉爪李之爲乎。噫嘻乎，君已矣。仰瞻帷帳，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矣。身後不朽，獨有手定君遺文以貽來世，此我後死者事。聞余諸孫田懈在都中崇仕之，未知其果能勾當而無憾不。上下古今文

上亦有顯融長年昌大豐腓胙者亦有白首窮巷潦倒不充者亦有一命甫占盛季早折者及其畢命丘墓擁骨玄廬蔓草荒烟狐狸猯貉同一尺耳至人觀之惣屬幻泡而文何苦分別計度沉痛興哀于死生之際無乃不達我君已矣吾亦收淚止矣且與趯而逝乎太上矣尚饗

祭大中丞滕公文　代郡大夫作

維我大中丞滕公之出撫全浙也歲屬大侵羅剎以東繄下兒以西閭閻嗷嗷道殣相望公力陳吳越

饑狀當宁下令議貸議賑諸所爲响涑郊翼元元

者毛髮不愛捋腹含哺全活無算大疫繼之公視

疾有醫死有殮齋潔祈禳爲黔首請命上帝甚渠

而禁民間一切歌舞淫泆以使無干神怒而銷沴

醵飭嚴絕諸司之與者背者以儆官邪寧黎庶歲

遂以有秋是公之有大造于東也今春三月公行

部海上適島夷內訌舟師大破之灌門斬馘獻俘

方馳至庯林奏捷疫復大作公且圖悉力蘊拯而

身亦遘以疾卒於官矣詎非所謂以勞定國以死

勤事者耶嗚呼公爲東南造福而卒與既會方力
爲黔黎禳祟而身不免扵災如天道何以公功德
崇祭尚可不死死可不以疾公今若斯爲讋者恩
矣豈小陽九百六之數非人力所輓而而公固輓
之爲不厭天心耶今天子仁聖海內又安公爲撫
臣忠勤在事宜召太和孫嘉祥而既崇若此此誠
我曹前司無良獲戾境內以爲我公災公如可贖
也我曹即百身願之公縣銓曹出督學全淛埏埴
多士士蒸蒸嚮風自是歷藩臬長以至開府中丞

車轍馬跡半在海壖聲名惠澤之淋漓東土久矣
公今告賫于哭於宮農號於禁吏戚於堂戚悲於
伍肆停讙歌舂罷相杵討閧廟堂至尊震悼歎失
良輔行旦輟朝徹樂減膳嗚呼哀哉其符忝在屬
吏推賢承泝若喪至戚務輛素旐蕭颯南矣其山
雲結胥濤漲吼南望哭奠傷如之何於是其甚文
相率為之輓歌歌曰建牙擁節兮以臨江滸素車
東蕭蕭兮返於閩山羌獨逢此歲之大祲兮心焦
勞而離百艱方籲神禱而夜除兮曰篤元元之祐

也胡其身之不艮兮溘而先　夫零露也亂曰玄
雲困兮凄風緊兮大星隕兮疇鄙我隱兮疇恤我
殲兮孤嫠之腹剝辦兮我心溺其救兮尚饗